

□ 尚法斋

32段婚约，32场杀戮，印度最冷血情感杀手莫汉·库马尔，以“想娶你”为饵，将32名女子送入鬼门关。他作案手法隐蔽，一时未引起警方的警觉，肆意收割生命，若非愤怒民众火烧警局相逼，不知还有多少女子走向死亡。

## 连环失踪案发生

故事发生在印度南部的卡纳塔克邦，这里经济、文化、科技发达，首府班加罗尔被誉为“印度硅谷”。22岁的安妮塔·班格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家人准备了丰厚嫁妆，却一直没找到合适对象。2009年6月17日，安妮塔带着家人准备的27万卢比的黄金、首饰、钱财和一部手机离家出走，音讯全无。家人急忙报警，可当地警局却草率认定这是一起“私奔”事件。面对警方如此态度，家人气愤不已。

随着事件发酵，当地至少150人涌向警局抗议，要求彻查真相。警方高层为平息众怒，将此案列为重点调查项目。

安妮塔临走前没留下线索，也没目击证人，唯一线索是她随身携带的手机。警方调取通讯记录，发现她失踪前跟一个号码联系密切。经查，号码主人是斯里达尔，可他说号码虽是实名办的，但一直是姐姐卡维丽在用，且姐姐早在2009年3月17日就失踪了。警方追查卡维丽失踪前的通讯记录，发现她失踪前也跟一个陌生号码密切联系。如此反复查询陌生号码，警方脊背发凉，新追踪号码属于普什帕，她也失踪了，情形与之前一致。继续追查，又带出了维努塔，她同样失踪。至此，已有4名女子离奇失踪，警方意识到问题严重。

警方紧急向卡纳塔克邦各地发出协查通知，各地警局排查后，陆续发现超过20起女性失踪事件和数十起不明死亡事件。其中，在距离安妮塔家乡160公里外的哈桑，6月18日，当地警局在哈桑公共汽车站的卫生间发现一具女性遗体，经安妮塔家人辨认，正是失踪的安妮塔。她穿着漂亮的纱丽婚纱，身上没有任何珠宝首饰，尸检报告显示她死于氰化物中毒，且卫生间门是从内部反锁的，现场没有搏斗痕迹，也没有外人闯入迹象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安妮塔是主动服下氰化物剧毒。可她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还在筹备婚礼，怎么可能轻生？

警方投入更多警力，继续追踪陌生电话号码，最终锁定20名失踪女子。这些陌生号码有两个共同点：一是在德拉卡泰村庄出现过；二是通过手机唯一识别码确定，号码的SIM卡都在同一台手机上使用过。警方判断手机主人是罪魁祸首，他每次下手都利用受害者手机作为“跳板”，联系下一名女子，再用同样手法实施犯罪。根据手机唯一识别码，警方追踪到一名叫达努什的未成年人身上，可他说手机是叔叔给的，叔叔是当地小学教师莫汉·库马尔，警方到学校发现莫汉早已开除，不知去向。

在此情况下，警方通过大量走



访调查和翻阅各地失踪案卷和报警记录，试图拼凑出莫汉的行踪轨迹。一位名叫苏米特拉的女裁缝提供关键线索，她说6月份亲眼看见莫汉带着安妮塔登上了前往哈桑的公共汽车，而且2005年，莫汉曾以“种植园主管”身份向她求婚，被她拒绝，最近他又主动联系她。得知此情况，警方决定引蛇出洞，让苏米特拉以“答应结婚”为由主动联系莫汉，并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。2009年10月21日，苏米特拉等候在约定的南卡纳达县公共汽车站，警方埋伏在暗处，当莫汉出现，众多警员一拥而上，顺利将其擒获。这起让印度警方头疼数月的连环命案真凶，终于落入法网。

## 从教师到恶魔

莫汉·库马尔1963年4月6日出生于卡纳塔克邦南卡纳达县的一个达利特家庭，他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，父母都是底层工人，父亲在他10岁时抛弃一家老小。尽管家庭贫困，但母亲坚持让莫汉多读书，莫汉也很争气，刻苦学习考上大学，成为村里少有的大学生。1984年11月，莫汉成为南卡纳达县一家公立小学的老师，这份工作体面、稳定，他深受大家尊敬。1987年，他与18岁的玛丽结婚，因妻子坚持信仰基督教，不肯改信印度教，最终离婚。1992年，他与第二任妻子结婚，婚后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孩子，可他并不知足，竟偷偷又跟一名女子结婚，对方也给他生了两个孩子。他将两位妻子安排在不同地方，两位妻子竟一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在妻子和孩子眼中，莫汉是勤劳、忠诚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，他通过周密计算和谎言，完美地周旋于两个家庭之间近10年，是名副其实的“时间管理大师”。

但莫汉在工作上却频频受挫，他因多次缺勤和行为不端被多次停职，换了好几个学校任职。2003

年，他将一名女子推入河中，被指控犯有谋杀未遂罪。法庭上，他坚称是那名女子想嫁给他被拒绝，争执中女子不小心掉进河里。最终，法官仅判他1个月监禁。在狱中，他结识了一位因违规处理氰化物废料而入狱的黄金加工师，这人告诉他氰化物有剧毒，致死率高，且很好买又便宜。莫汉牢牢记住了这一知识。

出狱后不久，学校因他迟到、不合规行为和犯罪前科将他解雇。莫汉极为愤怒，尝试去别的学校当老师却因犯罪记录频频碰壁，其他工作也不好找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，不愿接受这一切，更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，谎称自己仍在一所偏远学校任职，每天穿着整洁衣服出门，维持着“教师”假象。可两个家庭的生活开销依旧要付，随着积蓄荡然无存，疯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浮现，狱中那位“黄金加工师”告诉他的氰化物信息，成了他脑中的“发财灵感”，促使他想到了一条罪恶的搞钱方法。

## 交代罪行又全盘否认

在印度，结婚时女方一般要给男方准备丰厚嫁妆。莫汉想：如果以结婚为由头，将女子的珠宝首饰骗来占为己有，那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于是他伪装成珠宝商，从化学品经销商萨拉姆那顺利购得氰化物，然后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女子心甘情愿带着嫁妆投奔他，事后还要保证她家人不报警。经过几周思考，他想出一条“妙计”：先在婚介所登记，挑选目标并踩点，然后伪装成外地来的官员或小有所成的人士，主动和女孩搭讪，交换电话号码。经过一段时间感情培养，时机成熟，他就祭出“要娶你”的杀手锏。只要是他盯上的女子，往往都会被轻易俘获芳心。“苦心经营”一段时间后，他就提出带女子去老家或远方寺庙举行“私密婚礼”。

为了打消女方家人的顾虑，莫汉有时也会特意拜访他们，表达自己的诚意。而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孩们，

根本无法拒绝这样的“结婚邀约”。

更可怕的是，莫汉就连求婚的日期都经过精心计算，他记下了每个女孩子的生理期，刻意选择在危险期下手。他会先带女子住进远离家乡车站附近的酒店，隔天再出发结婚。这一晚，他会处心积虑地和对方发生关系。第二天，他再邀请对方散步，以安全为借口，让女子将贵重物品都放在酒店，等他们坐车时，再一并带走。散步期间，他会极力表现成一位温柔体贴的好丈夫，并勾勒出两人美好的未来。就在女子沉浸在憧憬中时，莫汉话风一转，说：“昨晚没有做保护措施，万一未婚怀孕，对你声誉不利。”然后就掏出事先准备的药丸，说是避孕药，还贴心地补充，“吃了这药可能会不舒服，会上厕所，建议直接去车站卫生间服用。”就这样，女孩拿着药来到车站卫生间，锁好隔间的门，服下所谓的“避孕药”，殊不知，那是足以致命的氰化物！

药丸入口不久，女子便会头晕心慌，并伴随抽搐，当意识到不对劲时，已经无法开门呼救了，最终倒在卫生间里。莫汉会在外面假装等待，观察半小时，若女子迟迟不出，他就断定“计划成功”。随后到酒店，将黄金、首饰等打包带走。财物到手，莫汉会等上几天，再前往很远的金饰店变卖，其中大部分他会分给两个妻子，当作生活费。由于被骗女孩都来自底层家庭，且家人都以为女儿是去远方结婚的，所以即使失踪，大多家属也没有选择报警。莫汉还会用女孩的手机号和对方家人联系，表示一切很顺利，过得很幸福，以此打消他们的顾虑。

每次有人发现遗体然后报警，印度警方基于现场无打斗痕迹、厕所门是从内锁住的，且没有家人报警，便将案件草草定义为“突发疾病身亡”，连最基本的身份都懒得确定。一桩桩命案竟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而且，莫汉是在不同地区、不同的警局辖区犯案，因此没人觉察到这是一起连环命案。

2005年到2009年，每当资金告急，莫汉便物色目标，一旦“感情线”推进到他设定的节点，就会照剧本执行。5年时间，至少有21名女子惨遭杀害。当这个骇人听闻的连环毒杀案被媒体曝光，印度举国哗然。面对媒体围攻和公众谴责，莫汉在被拘留期间却坚决否认一切，声称自己从未杀害过任何人。但很快，警方在他其中一位妻子的住处，找到了大量的氰化物粉末、4部手机、伪造的印章、印着各种头衔的名片，以及几十张变卖黄金首饰的收据，其中还有些首饰没来得及“销赃”，它们属于安妮塔和另一名受害者。

在警方持续审讯压力下，莫汉总算承认了罪行。他供述，2005年到2009年间，使用氰化物毒杀了至少32名女性。可还没等开庭审理，他又全盘否认之前的供述，称那些女子都是因为自己拒绝与她们结婚，所以服毒自尽了，与他无关。他还自大地拒绝聘请律师，选择自辩辩护。法庭上，莫汉虽试图找漏洞，但面对检方提供的大量证据与证人证言，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。

2013年12月，法院正式判处莫汉死刑，另外还有其他附加罪。然而，2017年，在莫汉的上诉中，高等法院将死刑改为了终身监禁。